

罗马帝国衰亡史

[英] 爱德华·吉本 著
席代岳 译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马帝国衰亡史

(1)

[英] 爱德华·吉本 著

席代岳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帝国衰亡史: 全 10 册 / (英) 吉本著; 席代岳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 11

书名原文: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SBN 978 - 7 - 5534 - 9221 - 6

I. ①罗… II. ①吉… ②席… III. ①罗马帝国 - 历史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2457 号

罗马帝国衰亡史

著 者 [英] 爱德华·吉本

译 者 席代岳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责任编辑 齐 琳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0

字 数 259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 - 18 号底商 A222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 - 7 - 5534 - 9221 - 6 定价: 320.00 元 (全 10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再版说明

吉林出版集团于2008年3月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文全译简体版，译文为台湾地区翻译家席代岳先生所作，席代岳先生国文西文兼长，以迻译《罗马帝国衰亡史》为平生大愿，并费十数年之功力，终遂此愿。其译笔优雅朴素，颇有古风，足以传神吉本之风骨。《罗马帝国衰亡史》自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追捧。

《罗马帝国衰亡史》修订版本装帧精美、选材上乘，同时参考专家及读者意见，全面审视了原六卷译本，做了以下修订：

一 参照原文，对译本文字进行全面谨慎的修订，改动原译文错讹多处，使译文更加严谨。

二 将初版中部分人名地名按照大陆现行最新译法进行改正，以便读者更准确理解原文。

三 对译文进行订正、修补等工作，增加四百余条注释，举凡西式用语的当……的时候、但是、虽然，以及若干表示时态的子句或被动式、所有格代名词等等，尽量删除。

四 本次修订在第一卷增加全六卷总目录，方便读者通览全书。

五 原文的段落非常冗长，本次修订加以分段，更能吻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本书在20世纪获得的定评是“文重于质”，亦即“文学

杰作”的名气已超越“史学巨著”，真正感到的压力在于如何表达出文学的特质和美感，特别是中文所要体现的流畅、优雅和博大。

修订再版如此精深的著作，仍深感压力巨大，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学界一如既往地提出宝贵意见，使之臻于完美，希望这颗耀眼的珍珠继续释放夺目的光芒！

编 者

2014 年 10 月

编者前言

如果没有爱德华·吉本的煌煌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两千年的历史著作宝库便是不完整的。大陆史界一直勤勤恳恳地引介西方史学名著，然而时至今日，这部充满真知灼见的庞然巨著仍然只有仅为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节译本问世，不能不说史学译著的王冠缺少了一颗耀眼的珍珠。

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吉本属于从修昔底德和塔西佗开始的一系。这些史家非但具有生花的妙笔、叙事拟人的技巧以及好奇的心境，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从纷纭繁复的历史事件，把握内在的发展纹理。我们看修昔底德对雅典帝国主义日益走向末路的揭示，塔西佗对提比略以降罗马体制荼毒人性之内在本质的刻画，真是触目惊心，历历可辨。在此一方面，吉本从来不遑多让。他或许不及修昔底德的深刻，然而其气势磅礴庶几胜之；他可能没有塔西佗那般尖锐，然而其睿智机敏足堪比肩。要以数百万言的有限篇幅，梳理千余年罗马帝国衰亡历程的无限庞杂，唯有博大的心胸、如椽的巨笔方能胜任；对此，吉本正是游刃有余。他高瞻远瞩，纵横捭阖，把此一时代繁杂至无以复加的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经济诸多因素条分缕析，挥洒勾勒，分而凡此种种，皆服务于他那博大深切的主题——对罗马帝国衰亡历程的描摹及其原因的探索。以史为鉴可正身心，无怪西方一直将本著作为人文教育的基本读物，或许不仅因其史家的洞见，亦因其对人性的深刻启迪吧。

对这样一部伟大的史著，大陆学界一直如饥似渴，亟欲饱览。幸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已请席代岳先生全文迻译出版，得遂寓目之快。我们此次推出的便是席代岳先生的译本，并在出书前做了必要的编辑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席代岳先生的译文忠实典雅，颇有吉本遗风，故我们尽量不予改动，台湾的用语习惯（包括“的”字的用法）亦均保留。

二、在编辑之初，曾请席代岳先生校看一过，有所修订，主要是文气的贯通，亦略涉文字的补订。此类修订，除明显笔误之处而外，均已照改。

三、由于大陆与台湾不同的用语习惯，人名地名的译法差异颇大。对此，我们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孔令琴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卢挚飞先生进行了必要的文字处理，主要是按大陆的翻译标准统改译名，以大陆学界通行的译法为标准，无统一译法的则依名从主人原则，按有关资料厘定。

编辑出版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我们深感力有不逮，舛错失误所在难免。希望学界对我们的工作不吝指正，俾使再版时尽量臻于完善。

编 者

2008 年 3 月

导 读

吉本与《罗马帝国衰亡史》

一、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

1776年2月17日，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首卷，在伦敦悄悄上市。这部书一上市就造成轰动，第一版五百册迅即销售一空。吉本后来在《自传》（*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中回忆其畅销盛况，说：

我不知道应如何来描述这部著作的成功……第一版在几天内即告售罄；第二版与第三版亦几乎难以满足要求；而书商的版权更两度遭到都柏林盗版商的入侵。我的书出现在每张桌子上，甚至几乎在每位仕女的梳妆台上。^①

^①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as Originally Edited by Lord Sheffield* (Oxford, 1907, 以下简称 *Autobiography*), p. 180. 吉本在书信中也多次提到《衰亡史》的畅销情形: J. E. Norton (ed.), *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London, 1956, 以下简称 *Letters*), ii, pp. 100, 109, 111, 112, 141. (编按: 本文之引文皆由作者杨肃献所译)

一夕之间，吉本变成了英国艺文界的名人。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以下简称《衰亡史》）出版前，吉本在英国艺文界尚无文名，伦敦文坛似乎也未注意到他的文才。《衰亡史》的写作过程相当隐秘，知道吉本在进行一部巨构的人不多。由于毫无预期，英国艺文界对这部书有惊艳之感，并一致给予好评。一些主要文学期刊都竞相摘要刊登，以飨读者。^①著名文评家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赞扬吉本的写作，誉之为“一部真正的经典之著”^②：

你何以能知道得这么多，论断得这么好，掌握你的主题、你的知识与你的卓越反思能力这么完全，而又能控制自己，不露出一一点武断自大？你与古代和现代的作者们多么不同呀！^③

苏格兰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0）与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 1721—1793）是当时英伦三岛公认的史学祭酒，前者的《英国史》（*A History of England*）与后者的《苏格兰史》（*A History of Scotland*）一直被吉

① Derek Roper, *Reviewing before the Edinburgh: 1788 - 1802* (London, 1978), pp. 227 - 235.

② *The Letters of Horace Walpole*, selected and arranged by William Hadley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1926), p. 210. "To the Rev. William Mason. Feb. 18, 1776".

③ "The Hon. Horace Walpole to Edward Gibbon, Esq. 14/2/1776",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London, 1814, 以下简称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ii, pp. 154 - 155.

本视为历史写作的典范。这两位史学泰斗亦皆对《衰亡史》大加推崇，令吉本深受鼓舞。

《衰亡史》首卷获得肯定，给予吉本继续写作的动力。接着，他在1781年出版第二与第三卷，复于1787年完成第四至第六卷。这部巨著前后耗费了吉本二十年的光阴。他晚年回顾此一努力，自信“完成了一部艰辛与成功的著作”^①。

后世在讨论18世纪史学时，吉本经常被拿来与休谟和罗伯逊相提并论。^②不过，在近代欧洲史学上，吉本的声望实际上已超越此二位私淑导师。在“不列颠史家三雄”中，休谟在今日主要是以哲学传世，罗伯逊的史著则几被人遗忘，唯有吉本的《衰亡史》迄今盛名不衰。^③

《衰亡史》问世迄今，已历经两百多年，但吉本其人、其书及其所提之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1976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为庆祝《衰亡史》首卷两百周年，曾出版纪念论文集。^④吉本逝世两百周年（1994年）时，英国牛津“伏尔泰基金会”（Voltaire Foundation）更举办研讨会，邀集专家学者

① Autobiography, p. 1.

② 例如：Friederich Meinecke, *Historism: 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 (New York, 1972), Chapter 5; Denys 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VIIIth to the XVIIIth Century* (London, 1977), pp. 174 - 185; Donald Kelley (ed.), *Versions of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enment* (New Haven, 1991), pp. 457 - 474.

③ 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p. 184: “作为一个历史家，吉本的声望与价值长过了休谟与罗伯逊。与他们的著作不同的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仍留在今日学生们的书架上面。”

④ “Edward Gibbon an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Daedalus* (Summer, 1976) .

探讨吉本的学术成就。^① 同年，英国“皇家历史学会”（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也在吉本母校牛津大学举办学术会议，讨论吉本与罗马帝国相关问题。^②

经过两百年的考验，《衰亡史》俨然成为近代欧洲历史与文学的经典。1995年，英国“企鹅图书公司”（Penguin Books）将《衰亡史》合成三卷，重新编辑出版，并将之列入深受欢迎的“企鹅经典”文库中。^③《衰亡史》的列入“企鹅经典”系列，相当程度反映了现代人对这部书的历史定位。

二、古罗马废墟上的沉思

《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写作，众所周知，有一个浪漫的起源。1764年秋天，吉本抵达罗马，继续他的“大旅游”（Grand Tour）行程。根据他的回忆，在10月15日的黄昏，他来到古罗马废墟，在卡皮托山（Capitoline Hill）静坐沉思：

那是在罗马，1764年10月15日，我正坐在卡皮托山的废墟上沉思，忽然传来神殿里赤脚僧的晚祷声，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写作这座城市的衰亡的想法。^④

① David Womersley (ed.), *Edward Gibbon: Bicentenary Essays* (Oxford, 1997).

② R. McKitterick and R. Quinault (eds.), *Edward Gibbon and Empire* (Cambridge, 1997).

③ David Womersley (e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3 Volumes (Harmondsworth, 1995).

④ *Autobiography*, p. 160.

古罗马废墟的景象令他十分震撼，一时灵感涌发，心生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不过，”他补充说，“我原本只计划写这座城市的衰颓，而非罗马帝国的衰亡；而且，我的读书和思考虽开始朝那个目标，但因旁务的干扰，经过数年的蹉跎，我才郑重地投入这件艰巨的工作。”^① 吉本《自传》中这简短的一幕，因《衰亡史》的成名而留芳，为后世传颂不已。

“卡皮托山的沉思”这一段文字，成为诸多讨论《衰亡史》问题的一个焦点。在《自传》中，吉本将“罗马之旅”美化成一个朝圣似的旅程，再把“卡皮托山的沉思”，描写成一种近乎宗教改宗般的经验。此一经验，他告诉读者，是驱使他投入罗马帝国史的动力。这一段传神的表白，曾获得许多读者的认同。不过，20 世纪史家对此一情节的真实性，提出不少质疑。

《自传》是吉本有关自身学思历程的一个自剖。在这部自述中，学界一般认为，吉本对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曾经过一番刻意的塑造，其间有夸大之处，细节也不尽详实。^② “卡皮托山的沉思”一节尤其引发质疑。有学者主张，1764 年 10 月 15 日这天，吉本其实并没有到卡皮托山。^③ 吉本在罗马写的书信与日志中，找不到他在这天探访

① *Autobiography*, pp. 160–161.

②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p. 711; Patricia Craddock, *Young Edward Gibbon* (Baltimore, 1982); J. W. Burrow, *Gibbon* (Oxford, 1985).

③ 吉本自传的一位编者 Georges A. Bonnard 怀疑吉本的“卡皮托山废墟沉思”，只存在他自己的想象里：Georges A. Bonnard (ed.), *Edward Gibbon: Memoirs of My Life* (London, 1966), p. 305. 吉本专家 Jordan 也认为吉本这段文字“想象多过事实”：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 20. 其他主张吉本的记载可能是虚构者还有：H. R. Trevor Roper, “Edward Gibbon after Two Hundred Years”, *Listener*, 72 (1964), pp. 617–619, 657–659; E. Badian, “Gibbon and War”, *Gibbon et Rome* (Geneva, 1977), p. 103.

卡皮托山的记录。事实上，根据与吉本同行的威廉·吉斯（William Guise）的日记记载：10月15日早上下雨，吉斯和吉本是到罗马的一处画廊看画。^①换言之，“卡皮托山的沉思”一幕，可能是吉本虚构的情节。

这一个质疑有一定的说服力。假如卡皮托山的经验属实，并让吉本如此震撼，以他勤作记录的习惯，按理应会留下文字记录。但是，吉本的数据中却找不到相关记载，似乎有违常理。不过，此一推断看似合理，却有其盲点。吉斯的日记并无他们当天下午行踪的记载。吉本当天早上去他处参观，并不能推断他在同一天其他时间没有去卡皮托山。依其《自传》，吉本到卡皮托山是在当天黄昏。在夕阳斜照中，教堂的“晚祷”（Vespers）声忽然传来，浪漫的景致引起他的历史遐想。这是极可能的事。

最近，美国学者帕特里夏·柯蕾多（Patricia Craddock）为吉本提出辩护。她认为：学者不应随意否定吉本自述的真实性，她“不相信吉本在其生命中最严肃的一刻说谎”。何况，在吉本的自述中，有几项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包括：他听到教堂僧侣的晚祷声、此教堂坐落在卡皮托神殿的遗址等。^②英国学者彼得·戈思（Peter Ghosh）亦反对轻易质疑吉本《自传》的陈述。他认为：吉本非常执着于史实与年代的精确，这一点几乎已成为他的信仰。吾人不能仅凭间接证据，就质疑吉本自

① 转见：Craddock, *Young Edward Gibbon*, p. 222.

② Craddock, *Young Edward Gibbon*, p. 222. Craddock 甚至认为：吉本可能另有“一本小笔记，现已逸失，其上记录有其灵感发生的‘日期与时刻’”。这也是一种过度臆测，因无史料可资佐证。

述的可信度，这不啻是在挑战“其已明显建立的思想人格”^①。事实上，吉本相当在意其《自传》的真实性，尝言：“真实，赤裸裸的、不客气的真实，是比较严肃的史著的首要美德，也应是我此一个人自述的唯一长处。”^②

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可看到，古罗马的景致特别容易让他感动、引发他的历史想象。1764年10月2日，他踏上米尔维亚桥（Milvian），面对罗马古城的心情，是其一例。他在《日志》中记载：“我们在傍晚五时到达罗马城。从米耳维亚桥上，我陷入一场古代的梦中，直到后来方被关卡官员打断。”^③他的《自传》生动地回忆当时激动的心情：“我的个性不容易受到激动，而且我未感受的激情，我一向不屑于假装。然而，即使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仍难以忘怀、也无法表达，我首次接近、踏进这座永恒之城时，内心的强烈悸动。”^④

在罗马之旅中，吉本多次露出类似激动的心情。他在抵达罗马的次日，就迫不及待去造访“罗马广场”（Roman Forum）：

经过一夜的辗转难眠，我踏着高昂的脚步，走上罗马广场的废墟；刹时间，每个值得纪念的地点，无论是罗慕路斯（Romulus）站立的地方，或图利（Tully，案：西塞罗）演讲的地方，或凯撒（Caesar）

① P. R. Ghosh, “Gibbon Observed”,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1 (1991), p. 132 – 133.

② *Autobiography*, p. 1.

③ 转引自：D. M. Low, *Edward Gibbon, 1737 – 1794* (London, 1937), p. 183.

④ *Autobiography*, pp. 156 – 159.

被刺倒下的地方，全映入了我的眼帘。

这是一次极其震撼的接触，令吉本心情激荡不已：“经过数日的兴奋，我始能冷静下来，进行仔细的探索。”^① 10月9日，吉本参观“图拉真广场”（Trojan's Forum），对古罗马的伟大赞叹不已。他描述“图拉真纪功柱”（Trojan's Column）：

今天清晨，我到图拉真纪功柱上面。我不想用文字来描述它。您只需自己想象一下，一支高达一四〇呎的巨柱，用大约三十块纯白大理石构成，上面刻有浮雕，其高雅与精致，不亚于亚普公园（Up Park）里的任何一个壁炉的雕饰（chimney piece）。^②

在此，吉本心情的悸动表露无遗：“无论书本上告诉我们那个民族如何伟大，他们对罗马最繁荣时代的描述，远不足以传达废墟显示的景象。”^③

根据可靠记载，吉本停留罗马期间曾多次造访卡皮托山。^④ 这个遗迹对他似乎有特殊吸引力。无论1764年10月15日他是否确实来过这里，这里的景象让他印象深刻，遂而激发他的写作灵感，是极有可能的事。1787年6月27日，吉本写完了《衰亡史》。在书的结尾，他留下一段话：

① *Autobiography*, p. 159.

② *Letters*, i, p. 184. “To Edward Gibbon, Sen. Tue. 9/10/64. Rome”

③ *Ibid.*

④ 根据威廉·吉斯的日记，吉本曾五度参访朱庇特神殿山遗迹，日期是：10月6日、9日、10日、12日与13日。转见：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i, p. 288n.

那是在卡皮托神殿废墟中间，我的心中首次出现写一部书的想法，这部书曾经娱我和几乎花了我生命中的二十年光阴。^①

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对“卡皮托山”的记忆依然清晰。一个灵感竟让他为之耗掉“生命里二十年的时光”，自然不会是一个普通的灵感，更不是随便就能凭空虚构。

事实上，要解释《衰亡史》的源起，我们不能只在卡皮托山的著名一刻打转。极有可能，吉本是把此一情景过分戏剧化了。但他的灵感绝非只是一道意外的灵光。这一灵感，可说是他在长期接触古罗马典籍与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而来。首先，吉本自幼接受古典训练，长期浸淫于拉丁古典，对古罗马历史产生一种熟悉感。其次，在“大旅游”期间，他研读大量古罗马人文、历史与地理的典籍，加深了对古罗马的认识。最后，在意大利“朝圣”的过程中，他亲身观察古罗马遗迹，被其透露的昔日光辉所感动，遂激发其灵感。他在罗马写的家书曾说：“对我这颗因对罗马人已先有认知，而多少有预备的心灵，这里提供了这么丰富的有趣事物，因此我几乎真如在梦幻中。”^② 换言之，吉本在卡皮托神殿废墟之会产生如此的感动，是有强烈的心理预期为其基础的。

英国历史家休·特雷弗罗普（Hugh Trevor-Roper）对吉本的灵感问题，曾提出一个很有洞见的解释。

①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Methuen's Standard Library, 1905, 以下简称DF), vii, p. 325.

② *Letters*, i, p. 184. “To Edward Gibbon, Sen. Tue. 9/10/64. Rome”

吉本……此一罗马经验，绝非一当下突发的孤独灵光，而是一个长期激荡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事实上……吉本在回忆录中可能将那个经验戏剧化了，从而过度简化了其一生大作的起源。那部大作……有深一层的起源。它不……单只是个突发的奇想，或一时突发灵感的实现。^①

吉本之终竟投入罗马帝国史，与其整个读书历程有密切关系。他的选择罗马帝国衰亡史作为其写作课题，其实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三、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罗马帝国衰亡史，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和最惊人的一幕。”在这历史过程中，吉本观察，“各种不同的原因与其累积的结果，同许多人类历史上最有趣的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② 罗马帝国何以走向衰亡？吉本尝言：“对哲学家言，历史知识就是探讨因果的知识。”^③ 《衰亡史》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好奇：这个 18 世纪的历史家，对此一恒久的历史课题，会提出什么真知卓见？

① H. R. Trevor Roper, “The Idea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W. H. Barber, J. H. Brumfitt, R. A. Leigh, R. Shackleton and S. S. B. Taylor (eds.) *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 Studies Presented to Theodore Besterman* (Edinburgh, 1967), p. 415.

② *DF*, vii, p. 325.

③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Written Originally in French, By Edward Gibbon, Jun. Esq: Now Fi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London, 1764, 以下简称 *Study of Literature*), pp. 98-99.